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人性的证明新编

〔日本〕森村诚一 著
朱继征 杨卫红 译

WAIGUO
JUNSHI WENXUE
YICONG

I 313.4

75

人性的证明新编

〔日本〕森村诚一 著

朱继征 杨卫红 译

巩长金 校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人間の証明

森村誠一

本书根据株式会社角川书店昭和五十七年
(1982年)九月二十五日初版译出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人性的证明・新编

[日]森村誠一 著

朱继征 杨卫红 译

巩长金 校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6¹/₂・插页2・字数351,000

1985年2月第1版・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73,000

书号10137・105 定价2.30元

主 要 人 物

(按书中出现顺序)

- 帆足忠介 出租汽车司机
- 杨君里 中国女翻译
- 栋居弘一良 东京麹町警察署侦探
- 喻鑫培 中国某代表团团长
- 波肇(古馆丰明) 作家、原731部队队员
- 鹤冈 原731部队少年队员
- 中西惠一 原731部队少年队员
- 楢崎 原731部队少年队员
- 竹林 原731部队少年队员
- 神谷胜文 原731部队英语教官
- 奥山谨二郎 原731部队军事学教官
- 高村光太郎 诗人
- 高村智惠子 光太郎之妻
- 矢部 米泽市社会教育科乡土历史学家
- 藪下清秀 藪下医院院长、原731部队技术员
- 寺尾 藪下医院事务长、原731部队少年队员、日军女
文职人员寺尾春美之弟
- 井崎良忠 美军某基地医生、原731部队技师

井崎夫人

三泽 原731部队少年队员

桥爪 原731部队画师

山本正臣 满洲《日日新闻》记者

横渡 那须警部侦探

谷 前桥警察署侦探

福田 驹达警察署侦探

井上泰一 某公民馆馆长、原731部队经理科科长

驯鹿泽 原731部队冈本班技术员

园池 原731部队数学教官

千坂义典 原金泽大学教授、731冈本班技师、民友党干事长

那须 东京麹町警察署警部

古馆的遗孀

千佐子 古馆丰明的女儿

彼崎 原731中尉会计

乌拉诺夫 原苏军士兵、被731当做马鲁他的俘虏

森永清人 原731少年队员

杨雷震 (约翰·罗莱尔)原八路军军医

张孚 原八路军士兵

西尔比娅 约翰·罗莱尔之妻

安达希尔 有政治野心的美国富翁

前田良春 前田让司之子、千坂义典的第一秘书、女婿

哈里·万达利克 美国马里兰州的警察

鲁密斯 美国马里兰州警察司机

尤金·F·翰达松上校 美军某基地副司令官

二谷昭治 原哈尔滨宪兵队总部的宪兵(单手鬼)

二谷智惠子 杨君里之女、井崎良忠之养女、二谷昭治的儿媳

前田让司 前田良春之父

内 容 提 要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的新作《人性的证明新编》是继《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之后的又一篇“证明”。作品取材于日本战史上留下空白的石井细菌战部队的种种罪恶史实。一九八一年夏，中国女翻译杨君里突然客死于日本，侦探栋居弘一良在破案过程中，发现死者就是唯一从731细菌战部队死里逃生的中国女“马鲁他”。全书通过侦破此案，借原731部队队员之口，一幕幕地揭开了细菌战部队用活人做“原材料”进行细菌实验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作品还谴责了战后某些超级大国继续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的罪恶行径。

责任编辑：刘松林

封面设计：何礼蔚

目 次

(上)

第一章	爆米花之死	3
第二章	被解剖的柠檬	14
第三章	忌讳的原因	30
第四章	同期战友的辞灵	48
第五章	寂寞的山谷 绝望的海岸	61
第六章	幻梦的侧面	81
第七章	老弟的纯爱	110
第八章	终生保密费	127
第九章	恶魔的偷换	152
第十章	瓦尔普吉斯之宴	171
第十一章	怨恨的蠕动	188
第十二章	永远不会过期的追诉时效	214
第十三章	恶魔的生财之道	227
第十四章	偷换婴儿的同行者	244

(下)

第一章	难以消弭的尸臭	259
第二章	唯一的一只柠檬	279

第三章	恶魔的补偿费	296
第四章	非正义的镇压	308
第五章	有熏衣草香味的吊客	340
第六章	迈向祖国的一步	348
第七章	毒豆包未遂事件	370
第八章	重逢论时效	379
第九章	逃亡的恶魔	408
第十章	日本人的债务	427
第十一章	入了日本国籍的同案犯	463
第十二章	堵嘴的婚姻	484
第十三章	系着往事的犬毛	501
第十四章	无法归还的柠檬	516

(上)

第一章 爆米花之死

当这位乘客上车时，帆足忠介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过，她的服装朴素，说话柔和，看上去倒也没有什么值得敬畏的地方，这也许可以说是帆足职业上的感觉吧。

帆足是在东横线“都立大学”附近的目黑路上招揽到这位乘客的。她一个人悄悄地伫立在黑暗的路边，客气地扬起手，叫住了汽车。当时，正是五月末的一个夜晚，已经快十一点钟了。打开车门后，她说了一个一番街某饭店的名字。只要从一番街想办法绕到银座，就会正好赶上这一地区的酒吧和俱乐部散场的时间，而且在银座也容易招揽到远程乘客。

出租汽车的司机们把经由东名高速公路、东海道公路和中央高速公路去八王子方向的路线叫“东一中二”。如果能拉到两位走这条路线的好主雇，帆足就能轻松地完成今天的定额了。他立刻断定这位乘客要去的方向是不坏的。

这位乘客带着一股凉气钻进了汽车。帆足从汽车的后视镜里悄悄地观察着她。他这样观察，使乘客不易察觉，可见他是一

位很老练的司机。

这位乘客是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穿着黑色连衣裙，看起来象是一身孝服。

也许是乘客黑色的衣裙使帆足产生了不祥之感。那位乘客大概有所察觉，便躲到后视镜看不到的死角里，使帆足看不清她的脸。她说完要去的地方后，便一声不吭地望着窗外。

司机讨厌太饶舌的乘客，但对过于沉默寡言的，也着实生畏。特别是晚上，乘客象块石头似地坐在背后默不作声，更使人有一种恐怖感。为了消除这种恐怖感，帆足重复着乘客告诉他的饭店的名字，说：

“您是住在日出饭店吗？”

“对。”

她只是这样回答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

“那一带虽然是市中心，可却是个很安静的地方呀。”

帆足又没话找话地说了一句，乘客只是点了点头。

帆足没话可说了。汽车从目黑路开进了樱田路。这时，往市中心去的车多是空车，而从市中心来的车都是有客的。

“听说二次大战中，美军曾想把日出饭店一带做为向东京投放原子弹的轰炸中心。”

帆足对这位毫无反应的乘客提起了这件略带刺激性的话题。按说一般乘客都会对这样的话有所反应的，可这位乘客仍象块石头似地，靠在车座上默不作声。

她可能是累了，或许是想把自己紧紧地锁在孤独的躯壳里。帆足不再说话了。

诚然，各种各样的乘客都来乘出租汽车。只要付钱，谁都可

以乘坐。出租汽车并无贞操可言，但是，总还最低限度地保留着选择乘客的权利。

司机们可以在奔驰着的“密室”中和各种各样的人来往，但这都只是极为短暂而浮浅的接触。除了固定的乘客之外，难得再能揽上同一位乘客。从这点来说，大家都是“萍水相逢的人”。

某位“出租汽车司机”曾把这样的乘客留下的人生片断形容成“好象是吃剩下的爆米花”。意思是说，“味道都大同小异，虽不值得珍藏，但扔了又有点儿可惜”。

帆足把这句话奉为名言。这也许是因为乘客留给他们的的人生片断都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使人能深刻体会他们各自的人生所必然具有的欢乐和痛苦，不能预测他们的结局。出租汽车司机最多只能象收拣吃剩的爆米花那样，挨个地体味乘客们留在车座上的叹息和他们身上的不同气味，漫无目的地“遵从乘客们的意愿”东奔西跑。

总之，出租汽车司机不可能和乘客有更深的交往，乘客们有时也不把司机当做人看，所以他们有时也不顾忌司机的耳朵，谈论一些机密事项，有时，情侣们在车上也旁若无人地调情。

每当这时，帆足便不由地感到空虚，他总是想：运送这样的乘客有什么社会意义呢？但实际上也不允许出租汽车的司机去深刻地思考什么社会意义。总之，乘客就是吃剩的爆米花。出租汽车司机只能一边收揽这些吃剩的爆米花，一边在东京的人海中漂流。虽然这条巨大的街道由无数的人汇集而成，但这条街道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寂寞吗？

总之，没有哪一种人能象出租汽车司机这样从自己的亲身

621500

经历中，认识到人生首先是奔命，而不是思考和谈论。

这位毫无反应的乘客也是一颗爆米花。帆足的车从樱田门沿着樱田护城河向左拐去，与银座方向开来的车流汇合在一起了。这时，他感到坐在后面的乘客好象发出了微弱的呻吟。

“乘客，您不舒服吗？”帆足问道。

但她还是没有回答。

“要是不舒服，就请把车窗打开吧。”

帆足想，乘客要是吐在车上就麻烦了。如果狭小的车里被人吐上一大片呕吐物，那么，就是打扫干净了，也会留下强烈的气味，就没法再接着拉乘客了。

不知乘客是否听到了帆足的话，她的呻吟声却越来越大了。

“乘客，乘客，您怎么了？”

帆足也顾不上还在驾驶着汽车，回过头去，只见那位乘客正在剧痛中挣扎。她痛苦地弯着腰，快要倒在车座底下了。口里吐着血沫。

“哎呀，这可不得了！”

帆足大吃一惊，忙把车子靠在路旁，刹住了车。他从司机的座位上跳下来，打开后排坐位的车门，只见乘客已经奄奄一息了。帆足意识到乘客的情况已经很危险了。

帆足惊慌失措得竟一时没了主意，一下子想不起来应该把她送到哪个医院。而乘客的情况紧急得已不容他再犹豫了。

他想呼喊求救，可是，附近又偏偏找不到电话，也没有行人，路上只有象激流般飞驰而去的汽车。平时，帆足也总是在这激流中行驶，可他却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这些会行走的机器的冷酷无情。虽然每辆车里都确实坐着人，但他们完全象是一架

只会跑动的机器，目不斜视地赶向各自的目的地。即使路边停着的一辆车里有个濒于死亡的人，也与他们毫无关系。有的车从他的车边开过去时，好象拒绝与他发生关系似地，竟得意洋洋地加快了速度。乘客的痛苦越来越剧烈了，她目光呆滞，似乎已经神志不清了。

束手无策的帆足忽然想起就在附近有个鞠町警察署。他想，只要把车开到警察署，他们总会想办法处理的。尽管平时警察和司机的关系如同水火，可现在不能再犹豫了。

帆足回到司机的座位上，疯狂地向警察署开去。

2

鞠町警察署里突然送进来一个濒于死亡的人，他们立刻联系了救护车。但是，几乎就在救护车赶到的同时，那位乘客断气了。救护车不拉死尸，警察只好又让专程赶来的救护车白白地开了回去。鞠町警察署立即开始对这个“突然到来的尸体”履行自己的职责了。

一般破案都是先发现尸体，然后，再根据发现者的报告来开始行动。然而，尸体（运来时还有一口气）被运到警察署来的情况还是很少见的。这种情况，“现场”就在警察署。如果死因里带有犯罪的可能性，那么，这种情况在犯罪侦查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了。

死者还是那副在出租汽车内开始感到痛苦时的样子。从外表观察的第一个印象来看，很象是吞服了某种毒物。根据服毒的情况，尸体立刻成为带有犯罪因素的侦查对象。

首先急需鉴定死因。如果根据鉴定，能证明死者是服了某种毒物，那么，第二步就是调查死者是在什么地点和以什么方式服的毒。

根据司机的证词，她是乘车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发作的。因此，既可以认为她是乘车前服的毒，上车后才发作；也可以认为她是乘车后服了速效性毒物。

当然，警察也向帆足详细地询问了情况，可是，他也回答不清乘客究竟是在上车前还是上车后服的毒。

死者是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妇人，她带着一只褐色手提皮包。警察们为了确定死者的身份，检查了手提包里的东西。里面有大约五万日元的现金、一些零碎用品和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的护照。查明她的身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翻译（口译），叫杨君里，现年五十八岁，护照上贴的是她本人的照片。

手提包里还有一张千代田一番街日出饭店724号房间的住宿证。一位中国政府的翻译人员在因公来日期间突然横死，这太不妥当了。警察署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验尸后，决定对尸体进行解剖。另一方面，侦查人员同中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然后，又到死者曾住宿的日出饭店去了。

这个饭店正好在与麹町警察署背靠背的位置上，难怪那位惊慌失措的出租汽车司机把车开到了警察署。

日出饭店是个拥有二百间客房的中型饭店，客人大多是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到这个饭店里来的侦查人员是麹町警察署的栋居弘一良。